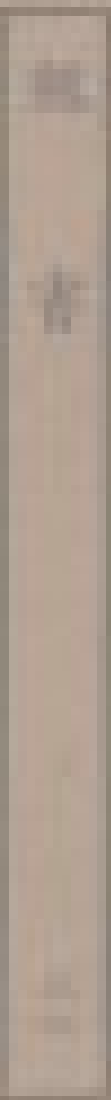


魏

書

三
二



列傳第六十七

魏書七十九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
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
劉義隆爲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
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爲貞

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
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
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
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
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勅停行太和中
文明太后崩蕭蹟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
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
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
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勅

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
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
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立冠不弔童孺共聞昔
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
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
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
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
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

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
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
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
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
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
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
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
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齋

袴褶比旣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
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
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
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
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
高祖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
冲曰我所用得人仍勅送衣帽給昭明等賜淹
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
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蹟遣其

散騎常侍庾革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
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
勅淹引革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
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
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
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
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
爾欺奪宗慶庾革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
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

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干
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官
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
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
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
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
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
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

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
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
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
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
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
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
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
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

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
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
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旣爲人所屈欲求屈
己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旣蒙進臣得屈己
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
淹龍旣上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
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勅給事力
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
蕭繹爲遣使勅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

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
陛下俯應人神按劔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
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万全之策詔曰此前
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
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
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
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
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勅淹與閭
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礮

碣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
勅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
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
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
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勅賜驂騮馬一匹衣冠
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
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
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勅都水造浮航高祖賞
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朝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

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
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
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
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
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
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
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
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諡曰
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
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間起知
音之士共所嗤笑間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
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
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
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
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
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

事令掌奏文案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
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
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
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
王澄請征鍾離勅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
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
俱進但粮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
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須秋以向末方欲徵召
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粮何以剋敵願王

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
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
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
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
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
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緣
淮戍兵合五万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
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
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